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 记 录

第二十 年

第一二四一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241).....	1
通过议程	1
印度-巴基斯坦问题:	
秘书长访问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的初步报告 (S/6683).....	1
欢送约旦代表里法伊先生.....	18
主席发言.....	19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二百四十一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A. J. 戈德堡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中国、法国、象牙海岸、约旦、马来西亚、荷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241)

1. 通过议程。
2. 印度 - 巴基斯坦问题：

秘书长访问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的初步报告(S/6683)。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印度 - 巴基斯坦问题

秘书长访问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的初步报告(S/6683)

1. **主席：**按照我们惯常的程序，我现请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就座，让他们能参加问题的讨论。

应主席邀请，M. C. 查格拉先生(印度)和穆罕默德·扎法尔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里法伊先生(约旦)：**安全理事会对我们当前问题的辩论已达到一个重要阶段——这个阶段更具有实质意义，而且我希望，更富有成果。

3. 在九月四日和六日分别召开的第一二三七次和第一二三八次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我们所进行的讨论和通过的决议都有需要紧急处理这一个特征。大多数代表均力求限于处理克什米尔分界线上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维护停火的问题。因此，辩论没有象在正常情形下那样，涉及克什米尔的根本政治问题；辩论中也没有提起争端当事国双方的要求和反要求。自从那时起，两国间战斗活动的范围更加扩大了，使在九月四日和六日分别通过的安理会第二〇九(一九六五)号决议和第二一〇(一九六五)号决议未能生效。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对停火线的违犯，而是越过国际边界的军事行动。因此，我们应对问题作较广泛的讨论。

4. 我们感到不安的是：这些活动发生时，秘书长正在这一地区执行其和平使命，也正是当他对这两个国家进行访问的时候。我们从这一实际情况所得到的结论是：如果不是坦率地正视这一根本问题，那么，努力去实施停火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也不能取得积极成果。所以在过去关于印度巴基斯坦之间停火的决议和协定里，对政治问题，即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总是和停火问题同时加以强调。我们可以特别提起安全理事会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第四七(一九四八)号决议和联合国印巴问题委员会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¹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²的决议，这些决议在以后所有安理会的决定里都曾多次得到重申。

5. 由此可见，一个不顾基本争端的实施停火，事实上将会使一方政治上有好处，另一方受损失。因此，当秘书长只得到有限制的权力，去解决象目前普

¹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补编，文件S/1100，第75段。

²同上，第四年，一九四九年一月份补编，文件S/1196，第15段。

遍存在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那种严重局势时，我们很容易理解他的努力所遇到的困难。当我们了解到他对和平事业的忠诚、他的正直、无私和他与这一问题的深切关联——这种关联是由于他的重要职位赋予他的责任并由于他是亚洲土地上生长的忠实的儿子——当我们了解到这一切，我们就感到克什米尔争端中的政治问题对停火的切实执行是个沉重的负担。秘书长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七日肩负着使命离开肯尼迪国际机场时说得对：

“对这次使命我不抱幻想。问题极其复杂棘手，那边的局势十分严重。

“克什米尔成为联合国难题已经十七年了。”
〔见 S/6683，第 3 段。〕

6. 我们因此对秘书长的努力和成就以及对他同印巴两国政府的会谈，十分重视。秘书长在返回联合国总部时所提供的初步报告〔S/6683〕是一份有价值的文件，介绍了两国政府在目前危机中的正式立场。当我阅读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六日的报告时，我如往常一样高度钦佩吴丹的公正和客观。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第二〇九（一九六五）号决议和第二一〇（一九六五）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会谈，此外，他又表示了他个人对和平使命的信念。他的要求和努力旨在立即实现整个地区的无条件停火。他为此而工作，他极力主张的也正是这一点。但是，两国政府的反应并不符合他的希望。他在九月十六日的报告中说：

“双方政府对我九月十二日的信件的答复清楚地表明双方愿意停火，但是，彼此都提出使对方很难接受停火的条件。”〔同上，第 13 段。〕

7. 假使我们分析一下两国政府在给秘书长的正式信件中所表明的立场，我们就能够断定，印度对停火的条件可以概括如下：首先，必须排除再次出现对印度进行公开的或隐蔽的武装进攻的可能性；其次，停火不应与克什米尔的政治争端有关系；第三，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属于印度主权管辖范围。以上构成印度接受停火的条件，也是印度要求巴基斯坦接受的条件。

8. 巴基斯坦接受停火的立场与印度截然相反，

可以叙述如下：首先，停火必须有一个目的；其次，应作出安排以求得克什米尔争端最后的解决，这个争端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的根本原因；第三，必须遵守并实现对克什米尔人作出的保证，即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命运。

9. 当我们比较这两种相反的意见时，我们无法找到双方能够会晤进行谈判的共同基础，甚至找不到可以号召双方进行谈判的共同基础。在这里，象通常那样，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指出，如果对讨论的基础或目标未达成协议，双方进行直接讨论或谈判就不会取得任何积极的效果。我们很遗憾，印度和巴基斯坦对这场冲突的根本问题缺乏共同理解这个因素。由于这一令人遗憾的事实，安全理事会各代表无从希望两国政府通过直接谈判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因此，应该由安全理事会亲自处理这个问题。

10. 如果安全理事会不采取认真和明确的步骤，来解决那个证明是两个兄弟国家间麻烦局势真正原因的克什米尔问题，安全理事会就会使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纠纷拖延下去，争端永不停止。我担心，如果我们把责任局限于仅仅使战斗停止这一任务上，我们就会把联合国的责任降到最小限度。联合国有大得多，高得多的责任。联合国的责任主要是解决那些引起国与国间交战的争端。如果我们要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一事实。

11. 时间的推移并没有埋葬掉克什米尔问题；反而从年复一年的压力形成了一触即发的局面。所有其他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也都有这种情况，我们所曾抱的希望只不过是虚幻的东西。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这不仅是为了维护这两个亚洲国家之间的和平，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及时扑灭战争火焰，以免有股政治风把火焰吹到目前还不清楚的方向去。如果我们心头上有这种顾虑，而看来是有的，那么，我们就得从正确的角度看问题，并趁早迅速采取行动。让我们挽回局势，以免由别的手来操纵。

12. 克什米尔问题要求安理会予以紧急的注意。我们大家都应该提出解决这问题的切实办法。为使我们的建议切实、可靠、并且正确，我们必须坚持自决的原则，安理会在所有过去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中都

宣告并重申过这一原则。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上任何旨在达到这一目标的努力都必然赞同。我们因此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报告中下面这一段话：

“我也确信，安理会将愿意十分紧急地探索可以获得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持久和平的方法。”

[同上，第6段。]

13. 秘书长进行不懈的努力以解决目前严重危机的同时，曾在他的报告里[S/6686]向安理会介绍过某些意见，并说明他个人的看法。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局势的普遍和深切的关注，以及对情况可能正进一步恶化的忧虑，使安全理事会代表们把心思全用于怎样才能对付刻不容缓的危急情况。在这一点上，我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强调某些基本观点，我们将根据这些观点，评价所有处理这一局势的建议或提案的适当性和有效性。

14. 首先，战斗决不允许继续下去，敌对行动必须立即停止。其次，处理危机的紧急需要是和长久需要分不开的。第三，安全理事会为了执行其停火的命令，必须扩大其行动的基础，而不仅仅是增加其所施的压力。

15. 因此，我们要走通往明确目标的大道，而不要走通往死胡同的歧路。

16. **拉马尼先生**(马来西亚)：时间过得很快的整整十四天前，安全理事会在主席的倡议下召开，并于九月四日通过第二〇九(一九六五)号决议，当时的迫切情况反映在这一决议所使用的迫切和着急的措词上。当时我们曾要求三天内得到反应，也希望得到它。但是，甚至短短三天还未过去一半，我们就惴惴不安了，担心战争是在以疯狂的速度升级，毫无停止或缓和的希望。我们因此又开会，这次又是情况异常迫切，我们在两天内通过了第二一〇(一九六五)号决议，并派遣秘书长去执行这一任务，这是他在四年的时间里曾运用他的能力以及他所具有的非常动人的口才去从事的一切任务中最艰巨的一项。我曾由于他乐意承担完成这一烦重任务而赞扬他的勇气。当时我觉得：只有具有他那些个人品质以及他使之大为增光的崇高职位的人，才配承担这一任务。他空着手回来了，但是勇气并未消退，对取得圆满成果的希望也并未减

少。他值得我们无限地感激。托尔斯泰说过：“某些重大的问题摆在人类面前，并不是要人们回答，而是要人们不断探索如何回答。”我们因此应该继续怀着希望，直到象诗人所说的，希望经过自己的毁灭，产生出它所憧憬的东西。

17. 坦率地说，我们确实不得不把安全理事会面临的局势当成是对它的能力的一场考验，看看它是否担得起国际生活中的迫切义务，不辜负人类寄予它的期望。如果人们可以使安全理事会受到阻挠，使它屈服，不让它的决议行得通，那么，我们在这个可怜的世界里就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因此，我们的责任是：给安理会以对付当前危险的力量。但是，在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以前，我们必须对我们所要做的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在今天上午，上一次会上，巴基斯坦代表要我们提防那些虽不能说服人、至少力图蒙混法官的辩护士；我完全同意他。我们不应该蒙混自己，若是不让自己受别人蒙混，就更好了。

18.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有一段悠久而错综的历史。在前次会上，我们听到一些关于它的历史，今天上午听得更多。这场冲突确实几乎同联合国的历史同样悠久。更糟的是，联合国有希望照人们的意愿存在下去一天，这场冲突也就有同样长期存在下去一天的危险，就是说，冲突永远不停。因此，一个人不需要过分独出心裁，就十分容易地钻进这种历史的迷途歧路，满足对政治论战的偏好，从而不辨方向。我认为目前的问题，我要重说一下，在当前情况下和我们有关的唯一问题，有一个狭小的范围。人们能够对它作出明确而迅速的回答。

19. 秘书长于九月三日提出了一份报告[S/6651]。这个报告描绘了一幅关于“克什米尔目前局势”的图画，它使我们感到震动，不得不行动起来。我们应该记住，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不曾就任何苦恼的争端提出控诉，要求开安理会。停火线上突然爆发了战事，而你，主席先生，我谨说你正确地、火急地召集我们开会。我们当时并未关心到印巴之间慢慢沸腾的局势。在一九四七年八月有决定性意义的那一天，一个古代的国家、一个古老的民族被分割为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从那时起，局势就开始慢慢沸腾起来。这种局势继续慢慢沸腾，直到今天。大部分时间，局势是

平静的；有时候，它放射出火焰，如在八月和九月那样。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突然地出了乱子。

20. 在此，让我讲几句题外话。我尊敬的朋友约旦代表，在第一二三九次会议上的简短发言中，对印度代表在发言中给予这个日期的意义，提出了他的所谓一番澄清。他引用我的话来支持他的论点。我向他，也向安理会保证，我坚持我当时所说的每一句话。诚然，我们当时并未下判断。我们并没有断定过谁侵略了谁。我也不认为印度代表是说，我们在决议中写进那个日期，就是判定当事国的一方有罪行。但是，而这是一个重要事实，这个日期是很重要的日期。今天下午，我不想说什么话来损害约旦代表里法伊先生和我多年来亲密友好的私人关系，以及自从我们出席安理会以来我们彼此间发展的更为亲切的情谊。我感到幸运的是，按英文字母顺序，我们能够并肩坐在一起。今天是里法伊先生出席安理会并使安理会增光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九个月来有幸和他密切合作共事的最后一天，他明天就向我们告别了，我在这样不平常的一天发言，比起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意和他有任何争论。但是，我完全确信，他和我一样认为这个日期在秘书长的报告的上下文中是有其意义的。我们作为第二一〇(一九六五)号决议的提案人，并非出于开玩笑而造出这个日期，也不因为我们喜欢日历上这个日期，就任意选上了它。八月五日在这次辩论中是个重要日期。事实上，这个日期是九月三日[S/6651]秘书长报告中所描写的一大串伤心悲惨事件的起点。我重复一下，这份报告是这次辩论的根据。

21. 八月五日作为这次辩论的重要日期，在那个报告中，至少引用了七次。我恳求安理会允许我把它们列举出来。

第一，第5段上方的副标题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以来的事件。”

第二，第5段的第一句是：“影响克什米尔的停火和停火线的那一当前严重纠纷是从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开始的……。”

第三，同上一段末句是：“观察员目前的数量及其职能是否足够应根据八月五日以来的经验重新估计。”

第四，第6段的第一句是：“尼莫将军向我指出，八月

五日开始的一系列违犯停火行为，在以后的日子里大量采取的方式是以一般不穿军服的武装人员从巴基斯坦一方越过停火线，以便在印度一方进行武装活动。”

第五，同一报告第二部分的标题为：“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以后发生的经过联合国观察员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前调查过的事件一览表。”

第六，尼莫将军在其附有上述一览表的信中说：“这张一览表只包括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至三十日就违犯停火及停火线提出过控诉的那些事件……。”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一览表中列出的，第一次及第二次事件是八月五日和六日的事件。

22. 我想我不需要再多说了。关于写进这个日期，关于用语的选择，关于不同措词的增删，关于细枝末节的推敲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磋商，以及最后定稿的紧张劳动，我也不便于揭露内情。揭露就会提供耸人听闻的题材，但这不是漂亮的外交。

23. 现在我从题外话回到正题，我不希望我所要讲的话被认为是对一方责备较多，而对另一方则责备较少。我国不但和印度有极其友好的关系，和巴基斯坦也有极其友好的关系。我们切望，这种关系继续下去并得到发展。根据这个唯一的理由，我一直注意避免接受当事国双方任何一方提供的对事件的说法。但是，我们必须接受秘书长从九月三日开始的各种报告，我们知道这些报告是不带偏见的，客观的，公正的。我要发表的意见将仅仅以和这些报告中的陈述有关的为限，而不涉及当事国任何一方对所发生事件的陈述。

24. 按照九月三日秘书长的报告[S/6651]第6段，尼莫将军，经过调查以及“根据袭击行动的程度和性质”，得出了这一个结论：在八月五日及以后的日子里充分武装的非正规军从巴基斯坦越过停火线，进行了大规模的渗透活动。倘若有人象我一样，仔细看一看秘书长报告中附有说明的事件一览表，他就会发现直到八月五日和八月十四日之间已经发生了越来越剧烈和严重的首批十一次事件后，印度部队才第一次越过停火线，重新占领了卡尔吉尔东北的阵地。这是

印度部队以前在五月份响应秘书长的呼吁而撤出的位置。

25. 对于这十一次事件，尼莫将军的观察员证实：停火线印方范围内曾遭到从四十人到七十人直到“一千人以上”大量武装人员的袭击，留下大量武器，上面有泄露内情的标记。这样的袭击不能够干了而安然无事，果真激起了自卫的反应。反应行为终于随着渗透的步子同样增加其速度。直至九月初，局势已无法控制。

26. 人们了解，我个人更加了解：安全理事会并不是法庭。我倒很希望它就是法庭，即使仅限于实施这一条规则：要求在辩论中只审核与本案有关的事实。但是，它不可避免地要作为近似于司法的机构而行使其职能。这样的机构审核事实，权衡可能性，然后才能够做出决定和裁决，这些实际上就是在它的职权范围内作出判决的程序。我敢说，以尼莫将军仔细调查的结果为部分内容的秘书长报告，只能使人们——我深感遗憾地说——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充分武装的、充分训练的以及精心指挥的渗透人员是来自停火线的巴基斯坦一边。

27. 在世界上我们的那一部分，我们两年多以来一直遭遇到这种战争，即渗透、颠覆和破坏，我们谈起它，是心中有数的，我们从残酷的经历中得到了教训。这是一种消耗的、令人伤脑筋的战争，主动权总是操纵在侵略者手中；造成的真正损失倒不是在人的生命以及宝贵物质方面，而是由牺牲一切的救国热情所激发的战斗的钢铁意志以及以寡敌众的决心这一方面的逐渐的损耗。

28. 据军事专家估计，这类战争中防御一方的人员伤亡至少为对方的十倍。这种消耗、疲劳和耗费很大的战争的战术目前在亚洲已达到完善的地步。我们时代的危险是这种战争会扩张、输出和蔓延到更遥远的地区，到被认为是革命成熟的地区。今天，不管怎样，亚洲是这种战争的试验场。

29. 当人们得知这种渗透真相后，巴基斯坦躲躲闪闪地否认，它声称，这些只不过是一种痼疾的症状，安全理事会的思想精力应当用于消除总病根，即印度拒绝它早在一九四八年已同意了的在克什米尔进

行公民投票。这个问题在今天上午的上次会议上经巴基斯坦的代表重新提出。这是弹过多次的老调子。

30. 我已经提到这场老的冲突的错综历史。如果它和我们辩论的问题有关系，我会感到有必要着重谈谈它。但是，目前我只想说，印度声称它可以提出既有效而又圆满的解答。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我们这次辩论中的任务。

31. 巴基斯坦断言，停火应该是有目的的，应当为最终解决克什米尔争端提供一种自动实施的安排。我所能看出的这种论点的唯一“目的”是，这次渗透是为巴基斯坦提供一个有效的手段，使它一下子就免除它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承担的同印度直接谈判以解决悬而未决的分歧的义务，并同时使它回到一九六二年前的主张，即只有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这样唯一一种办法。我认为，如果把举行公民投票或保证举行公民投票作为停火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的话，这种论点的逻辑就会使安全理事会承担这样一种责任，它让一个国家得到通过挑起冲突捞取政治利益的有利地位。

32. 我认为我们应好好注意不要让安全理事会陷入这样的地位。我们的职责过去是，现在也是清楚的。在第二〇九（一九六五）号决议和第二一〇（一九六五）号决议中，我们要求停止敌对行动——我再说一遍，这就是安全理事会在当前情况下唯一关心的事情。我们不是要回溯过去陈旧记录中的古老的决议，也不是对未来的和平解决表示虔诚的希望，也不是要离开主要目标。

33. 我决不愿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我对秘书长有意见。但我必须承认，我对印度代表在第一二三九次会议上对我们讲话中所陈诉的委屈的确有些同感。正当我阅读秘书长访问印巴的初步报告时，他给夏斯特里总理和阿尤布·汗总统的第二封信的措辞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其中有这些话：

“可是我注意到，两国政府，对我提出无条件停火要求的答复增加了条件及保留，对这些条件及保留，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我无权给予坚定的保证。”〔见 S/6683，第 10 段。〕

34. 我一读到那些话时，就在“两国政府”这些词下面划了线，并在边上打了双疑问号，就象问我自

己“这怎么可能?”也许，这些信的形式使人认为它使用相同的措辞，以避免明显的言外之意和麻烦。但是，两封复信显然并不是使用相同的措辞。应该说明一下一方十分情愿而另一方态度勉强这样一个重要差别，这才是公正的。

35. 但是，在夏斯特里总理九月十四日的复信中，我们看到这个申述：

“为着尊重安全理事会的愿望和我们所收到的许多友好国家的呼吁，我们接受你关于立即停火的建议。因此，我们准备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六日，星期四，印度标准时间上午六时三十分起命令停火生效，倘若你在明天上午九时前对我证实巴基斯坦也同意这样做的话。”〔同上，第8段。〕

36. 这封信的收尾是下面两句话：

“我们真诚地希望和平的力量将得到胜利，人类将向不断进步和繁荣迈进。正是根据这种精神，我们才同意你的停火建议。”〔同上。〕

37. 因此，从夏斯特里总理措辞非常客气的第二封复信中，人们可以看出一种不轻易置信的口气，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及他收到的夏斯特里总理九月十五日的复信：

“谢谢你九月十四日的来信，这封信我昨晚深夜才收到。

“你信上说，你不能够给予任何保证。对此我是完全体会和理解的，事实上，我并不要求你作出任何保证。然而，关于某些对我们极关重要的问题，有必要阐明我们的立场。

“如同我已向你转达了的，我重申愿意按照你的建议，命令单纯停火及停止敌对行为……。”

〔同上，第11段。〕

38. 我很抱歉，我不能同意或接受巴基斯坦代表在上次会议上对这封信件所作的分析，当时他曾英勇地企图给这个无条件接受停火硬加上一系列实际上并未提出的条件。

39. 我现在转到这些报告的另一个方面。在我看来，从信件中所表现出的印度的这种乐意和情愿同

巴基斯坦一贯不合作的态度形成难以思议的对比。现在我回到安理会上散发的第一个报告〔S/6651〕。报告中有一章题为“秘书长的努力”。蒙安理会的允许，我想宣读一下秘书长报告中的第9、第10段：

“9. 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早晨，我收到了尼莫将军打来的电报，他警告说，停火线一带的局势正在恶化。根据这个报告，我在当天十二时三十分会见了巴基斯坦代表，请他转告他的政府，我严重关切克什米尔发展中的局势，其中涉及到若干武装人员从巴基斯坦一方越过停火线，袭击了停火线印度一方的军事阵地，并请他转告，我强烈呼吁必须遵守停火线。当天下午，我接见了印度代表，告诉他我从尼莫将军那里得到的消息，以及我对巴基斯坦政府所采取的步骤，并请他向他的政府转达我的紧急呼吁：印度一方在有关任何报复性行动方面要有节制。以后几天中，我口头上重复了这些呼吁，以便转告两国政府，同时要求双方所有仍留在停火线对方的人员撤回到自己的一方。我还未收到巴基斯坦对今后尊重停火和停火线以及将尽力恢复停火线一带正常状态的任何保证。我倒从印度驻联合国代表的口头转达中得到印度政府的保证，表示对任何报复性行动将采取节制态度，并将尊重停火协定和停火线，如果巴基斯坦也同意这样做的话。与此同时，联合国驻印巴军事观察团九月二日的报告表明，双方仍在继续违反停火和越过停火线。

“10. 鉴于在八月十六日，局势仍在继续恶化，我考虑下一步做法是，拟定一个准备公开发表的关于违反停火的声明草案。我把这个草案交给了双方的代表，以便转告他们的政府。两国政府都迅速地作出了反应。印度政府并不反对公开发表这个声明，但起初想作某些修改，这些修改起码有一部分在我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巴基斯坦政府强烈反对整个声明，理由是这个声明偏袒印度之处在：它只谈当前停火的局势而没有把这个广泛问题的政治背景提出来，这样就成为不平衡的，因为仅仅停火是赞同有利于印度的维持现状。”〔S/6651，第9、第10段。〕

40. 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对待停火的态度问题，我

请安理会注意那个报告的两段摘文。这是摘自巴基斯坦总统对联合国秘书长第一封信的复信：

“然而，就停火说，巴基斯坦并不反对。事实上，为了使次大陆免于卷进显然会是一场可怕的大祸，我们欢迎停火。但是停火必须是有目的的，必须是能有效地消除、而不仅是推迟那场大祸的停火。就是说，停火应能提供一种自动实施的安排，以求得最终解决那个成为印巴冲突根本原因的克什米尔争端。

“你提议‘无条件停火’，同时你补充说，停火以后不久，安全理事会将着手执行该会九月六日的决议。安理会九月四日和九月六日的决议规定停火后应立即将全部巴基斯坦武装人员撤回到停火线巴基斯坦一方，并通过联合国军事观察团的增强来巩固停火线，其结果将恢复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军事控制。这样我们只能回到引起目前冲突的那种一触即发的状态。”〔S/6683，第9段。〕

41. 最后，我想引用巴基斯坦总统第二封信的最后一段：

“然而，只有在停火以后跟着采取能导致持久的、体面的解决问题的步骤，以便防止目前威胁次大陆的这场灾难再次发生，停火才有意义。为了取得这样的解决办法，必须逐渐建立能导致最终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有效机构和程序。”〔同上，第14段。〕

42. 主席先生，我说完了。

43. 我国代表团感到，在当前情况下，安理会上任何决议均须包括这四个基本部分：第一，承认印度迅速接受安理会的停火呼吁；第二，对巴基斯坦不能同意无条件停火表示遗憾；第三，对于向克什米尔进行大规模武装渗透表示遗憾，因为这种政策与用和平手段解决和印度的一切争端的积久愿望是不一致的；第四，对巴基斯坦而不是对印度提出要求，因为印度已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接受秘书长的建议，从某日某时起停止敌对行动。

44. 直截了当地说，以上是当务之急。我国代表团对于使安理会通过有上述内容的决议的一切努

力，将高兴地予以支持。对安理会的期望不能够也不应该比这更多，当然也不应该比这些更少。

45. 我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说说，今天上午我很难过地听到巴基斯坦代表向我们讲述的一系列的人类悲剧。我毫不怀疑，印度代表也有他的惨不堪言的悲剧要讲。从人道观点出发，这些悲剧应使我们感到伤心，引起我们灵魂深处对战争的反感。战争给很多人带来灾难、饥饿、流离失所以及无限的痛楚，他们觉得很快死去还比这样受苦好些。我们同情和怜悯这些被迫受害的人。

46. 我相信，我们心头上的这幅情景，最能使我们感到这次辩论的紧迫性。

47.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现在我不想对今天下午我们听到的那两个漂亮的发言发表任何意见。我们将要仔细地研究他们的发言，很可能在后一段的辩论中我要发表意见。在今天下午这个阶段，我发言只是为了强调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秘书长的声明上，我这样做，不必举出任何理由。我的话不会很长，因为我关心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现在，我们要全神贯注地研究根据秘书长那些声明所要采取的行动。

48. 我相信对秘书长在昨天第一二三九次会议上为我们作的报告〔S/6686〕的严重性，我们会一眼就认出。这是一个清楚、直率并具有勇气的报告，和当前局势的严重性是相适应的。

49. 当前，我们正就这个报告开会决定要采取的行动，我深信我们都意识到这是非常迫切的。当我们一致通过九月四日第二〇九（一九六五）号和九月六日第二一〇（一九六五）号决议的时候，安理会的行动是迫切的和一致的。秘书长毫不迟疑地和毫不拖延地执行了这些决议。联合国对那一危险所采取的行动是迅速的。而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更进一步的紧急行动。

50. 从一开始，秘书长就得到我国政府的完全支持。联合王国首相曾立即用最迫切的措词向阿尤布·汗总统和夏斯特里总理呼吁，要求他们对安理会第二〇九（一九六五）号决议作出反应，立即停止战斗。在秘书长前去印度及巴基斯坦途中经过伦敦时，

英国外交大臣亲自向他重申了女王陛下政府全心全意的支持。

51. 在秘书长出发去作出有勇气的努力时，我们祝他成功。他始终得到我国政府最充分的信任。我们赞赏他的精力、耐心、坚持和勇气。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感谢他愿意继续承担责任。

52. 我们衷心赞同秘书长离开德里时发表的声明，即尽管停火尚未实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松懈争取实现停火的努力。相反，正如秘书长昨天报告中向我们强调的那样，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持续和加速这种努力，失败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我们和他所从事的是一项要持续下去并加强努力的一项首倡行动，我们一定要使这个首倡行动成功。秘书长昨天对我们说过，我们注意到下面的话：

“如果安理会决议还未能得到完全遵从，这就更有理由为取得停火及长期解决作出进一步不懈的努力。”〔S/6686，第8段。〕

53. 秘书长的榜样及他的号召给我们以勇气和鼓舞，他号召“要表明通过国际社会的一致努力，可以恢复和平并促进国际和睦”〔同上〕。我们和他一样，“不仅想到印巴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幸福及前途，还想看到人类对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的希望，这种希望是寄托于联合国的。”〔同上。〕

54. 这是我国政府今天早些时候在伦敦发表的声明原文：

“英国政府已经表明，完全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应安理会要求为力图和平解决印巴之间悲剧性冲突所担负的新近使命。英国政府相信，秘书长的报告中所举的他认为可能有助于考虑如何实现有效停火的行动方针，为在安理会举行进一步的紧急讨论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对秘书长为和平而进行的不懈的努力，英国政府表示非常的感激和极大的敬佩。”

55. 我们现在展望未来，相信卷入这场斗争的两个大国都将对我们目前如此热心迫切地向他们发出的呼吁作出反应。我深信他们会这样作的，这不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人民，使其免于遭受冲突扩大化的灾

难，也有利于建立和维持国际秩序和国际和平，以及实现长期宣布的目标，即体面而公正的解决。

56. **德博斯先生(荷兰)**：首先，我国代表团对安全理事会约两周前，即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和六日在第二〇九(一九六五)号决议和第二一〇(一九六五)号决议中所要求的停火至今仍未实现表示安理会全体代表无疑都感到的极大关切。同时，我们觉得，由于秘书长非常宝贵的不懈努力，争取停火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想先谈谈秘书长这种努力的结果。

57. 我国代表团仔细地研究了秘书长提交给我们的两份报告〔S/6683 和 S/6686〕。我确信，大家都非常感谢秘书长在完成其十分艰巨的任务时所采取的有策略的但又坚决的做法。他还未能实现停火，但我们可以从仔细阅读他的报告得到的印象是停火的目标已经更加接近了。

58. 让我们先花少许时间来检查一下冲突双方对战争爆发的责任所持的立场，这种立场不但反映在我们已十分注意地听取的双方的声明之中，而且在秘书长的报告中也有反映。

59. 首先，印度的论点如下，这里我引用夏斯特里总理九月十四日的复信：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巴基斯坦派遣了几千名配备巴基斯坦武器和弹药、由巴基斯坦正规军人员指挥的武装渗入分子，向印度发动了大规模进攻……。”〔S/6683，第8段。〕

60. 必须说明，这个说法经联合国驻克什米尔首席军事观察员证实了，如同秘书长九月三日的报告所指出：

“……八月五日开始的一系列违犯停火行为，在以后的日子里大量采取的方式是以一般不穿军装的武装人员从巴基斯坦一方越过停火线，以便在印度一方进行武装行动。”〔S/6651，第6段。〕

61. 因此，我们不得不假定，从八月五日以来确实发生了从巴基斯坦一方越过停火线的广泛的渗入，虽然我们必须附带说明我国代表团未必同意把这种渗入形容为“对印度的大规模进攻”。

62. 印度从这个论点出发，昨天重复提出要把巴基斯坦定为侵略者，关于印度的另一要求，我再引用夏斯特里总理的第一次复信：

“我们极力主张，必须要求巴基斯坦立即撤回这些武装渗入分子……我们要坚持今后必须杜绝对印度再次发动公开的或隐蔽的武装进攻的可能性。”〔S/6683，第8段。〕

63. 我想这就是印度关于目前战争爆发的立场的实质，以及印度在可能的停火问题上对安理会的要求。

64.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的论点是印度发动了侵略。我引用阿尤布·汗总统九月十三日的复信：

“……九月六日印度进攻了巴基斯坦。这是一次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你敦促我们执行的安理会九月六日停火决议对这一基本事实竟完全未予考虑，这是令人感到惊讶的。”〔同上，第9段。〕

65. 我相信那是不容争议的事实，即印度武装部队在九月六日越过了印巴之间的国际边界，这是在安全理事会第一次呼吁停火大约一天以后的事。基于这一事实，巴基斯坦要求给印度加上侵略者的罪名。此外，巴基斯坦总统宣布准备就以下条件接受停火：

“……停火必须伴随着将解决这次冲突的根本原因的措施。在下述情况下这是可能的，即在停火以后立即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全部撤回印巴军队，由联合国主持的亚非国家部队进驻邦内维持秩序，三个月内在该邦内举行公民投票。”〔同上。〕

66. 秘书长于是向两国政府首脑发出第二次呼吁。夏斯特里总理答复这一呼吁时声明他的国家准备接受无附加条件的单纯的停火。阿尤布·汗总统声明他“原则上同意停止战斗”〔同上，第14段〕。然而，他又说，与夏斯特里总理进行会晤提供成功的希望似乎很少。阿尤布·汗总统进一步说：

“然而，只有在停火以后，跟着采取能导致持久的、体面的解决问题的步骤，以便防止目前威胁次大陆的这场灾难再次发生，停火才有意义。为了取得这样的解决办法，必须逐渐建立能导致最终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有效机构和程序。”〔同上。〕

67. 我们如比较一下两国政府先后两次答复，我们就发现，虽然不幸他们还未达成协议停火，但他们之间的鸿沟是缩短了。印度不再提出任何条件了，尽管它对可能再发生武装渗透显然抱有顾虑。巴基斯坦仍把停火后继以导致最后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有效步骤作为条件。

68. 双方对冲突所持的立场上面谈得不少了。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安全理事会能为取得停火和基本政治问题的解决作出什么努力？

69. 我注意到，双方都指控对方的侵略，都举出确凿事实来证明以上论点，都希望安理会给对方打上侵略者的标记，并从这样的谴责得出结论。

70. 我国代表团认为，要安理会来权衡双方采取的互相敌对的行动，这将会是非常复杂的并且是无结果的。很明显，双方都采取了使战争升级的行动。我们认为，要单独举出进攻开始的某一具体行动或具体日期，几乎是不可能的。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是维护和平与安全，而不是象法院一样审判案件，在权衡双方的要求及反要求的可靠性后，判定赔偿金。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使战争停止，除此以外还要促成战争起因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在能达到上述双重目标的步骤上。我们现在应努力使战争停止，为扫除引起冲突的基本原因开辟道路，而不是对关于战争起因的相互指控作出判决。

71. 回到冲突双方对于停火的立场，我已说过，我国代表团认为，双方立场之间已经不再是距离过远，成为不能跨过的鸿沟。现在，安理会肩负着重大职责与责任来帮助双方跨过这条沟。安理会可以在此时此地作出达到这一目的的贡献，努力减轻双方可以理解的顾虑而尽到以上的职责和责任。

72. 我再重复一遍，印度担心武装渗透会重演。当然，安全理事会不能保证此类渗透或其他违反停火线的行动不再发生。但是它通过把它目前在克什米尔的人员显然不够的军事观察团加强到需要的程度，就可以在这方面作出很大贡献。这就很可以对印度作出合理保证：大量的渗透不会重演。

73.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担心，如果它同意无条

件停火，实际上简直就是恢复原状，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处理十八年来印巴之间一切纠纷的总根子，即克什米尔问题。考虑到近十八年的历史，这种担心似乎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安全理事会有关这个问题的很多决定从来没有执行。

74. 如所周知，我国的态度一向是：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应该根据克什米尔和查谟人民自由作出的自决，而联合国印巴问题委员会及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已为达到上述目的提供了正当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同情巴基斯坦在这方面的担心，即根本的政治冲突会留下来得不到解决。如果搞成那样的话，安理会所处理的将仅是病的症状，而不是这个病本身，即印巴之间一切冲突的根本原因。

75.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能够毫不含糊地指明，停火和撤军将必然继以双方的会谈，以及在公平和持久基础上，采取有效的办法，解决近二十年来恶化次大陆上这两个如此需要相互合作的伟大国家的关系的问题。这样，安全理事会对消除巴基斯坦的顾虑就可以作出贡献。正如秘书长在九月十二日向阿尤布·汗总统和夏斯特里总理发出的呼吁上所说的：停火是“通向恢复持久和平的进一步措施所必不可少的序幕。”〔见S/6683，第6段。〕

76. 如果说双方在停火问题上的分歧趋于缩小的话，军事形势目前也似乎更有利停战。经过几周的激战，战事在几条战线上似乎已经稍微减弱，从迹象上看正在发展成一个军事僵持局面。这就再一次证明，任何一方都不能通过军事手段达到它的目的，两兄弟国家之间当前的大量流血是毫无意义的，是应该停止的。

77. 我想指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并表示象我国这样的国家所感到的深切遗憾。这两个邻国都正大力投身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去并已取得显著成绩，而目前这场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带来了使前功尽弃的威胁。这两个邻国都大规模地接受许多工业国家的重要援助，我的国家是乐于积极参加这种援助的国家之一。我们痛心地看到，我们如此积极支持的发展工作有因战争破坏而化为乌有的危险。

78. 除了上述政治和军事形势以及经济方面的

理由外，最近几天来，又增加了一项必须立即结束战斗的更不吉祥的理由。印度代表已经提到过去几天中亚洲局势的新的严重的发展，它使这场冲突蔓延到其他地区，燃烧起辽阔战火的危险更大了。这就完全有必要在战争进一步扩大以前加以制止。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务必竭尽全力在下星期一前实现停火。我国代表团衷心希望我所提到的情况会使当事国得出同样的结论。无论如何，安理会不容许再拖延，应该立刻行动。我说“立刻”，指不迟于今天或明天。局势十分危急，已是刻不容缓了。

79. 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在他第二个报告〔S/6686〕中所作的许多建议指出了应走的道路，并很可能导致如所期望的结果。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如秘书长所提出的，根据宪章第四十条马上决定在最近的未来一个明确的时间停止战斗。安全理事会可以提供帮助，以确保停火得到遵守。但是我们在采取这些短期解决的步骤时，不应看不见我们长远的目标，那就是要消除根本的政治冲突。安理会不能把一个解决冲突的现成方案强加于人，解决终究靠当事国双方。但是，安理会可以发动一个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它可以促使当事国走向协商的道路，并且在当事国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在协商中予以协助。

80. 我国代表团准备支持含有这些基本要素的任何决议或作为它的共同提案国。

81. 不过，我国代表团希望并且相信，安理会不会需要跨出更大的步子。印度已经声称愿意接受无条件停火。尽管巴基斯坦还感到有些担心，它声称原则上愿意这样做。两国政府都强调对本国负有维护自身利益的责任。但是，它们主要的责任无疑是结束这场对人命无谓的糟蹋，作为持久解决的第一步。实现这点当然是安全理事会的职责，这不仅由于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负的责任，而且也由于它对印巴两国所负的责任。

82. 主席：现在我想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83. 美国认为十分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应运用它掌握的全部能力，继续加紧努力促使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立即实现有效停火，恢复次大陆的和平。秘

书长关于他的和平使命已向我们作了详尽的报告。美国赞扬秘书长为使安理会决议生效和取得体面的解决办法所作的公正努力。我国政府完全赞同秘书长对双方的建议，并且，考虑到局势的严重性，要求安理会立即执行上述建议。

84. 我们同意荷兰代表刚才发表的意见，在目前的严重局势下，已是刻不容缓了。

85. 在我们看来，安全理事会是应付目前危机的最适当的和最有效的机构。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行动起来，并且要坚定地、果断地、迅速地行动起来。我们相信，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将会充分支持它的努力。

86. 正当我们开会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努力完全背道而驰，执行显然想使已经严重的局势更加恶化的方针。

87. 因此世界面临着新添的对和平的威胁，这种威胁的目的只能是加剧紧张局势，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争取和平的努力复杂化。

88. 如果说在通过第二〇九（一九六五）号决议和第二一〇（一九六五）号决议的九月四日和六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是必要的话，那么，到今天停火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而且加倍必要是，我们应该坚决表示反对想扩大冲突和从已经是悲剧的这一局面渔利的任何企图。

89. 我非常热切地要求我们继续进行工作，一起呼吁卷入冲突的双方政府立即停火并积极响应秘书长的建议，以便及时终止这一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至于牵涉到更多国家和更多民族，以及产生更多痛苦。

90. 秘书长也已告知双方这种看法，安理会想探索“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实现持久和平的办法，作为紧急事项进行”〔S/6683，第6段〕。秘书长并注意到，直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巴基斯坦总统和印度总理还同意必须继续努力解决他们之间的悬而未决的分歧。我们和秘书长同样认为，应当继续努力解决这些分歧，并且这些努力只有在和平环境中才有效。

91. 美国对这一事件的立场是直截了当的。我们完全支持联合国在这一地区的行动。我们完全支持

安理会通过的第二〇九（一九六五）号决议和第二一〇（一九六五）号决议，完全支持秘书长使这些决议生效的努力。我们完全支持这些决议只不过是我们对印度—巴基斯坦问题的一贯态度的继续，我们始终支持和平解决印巴之间各方面的争议。

92. 自从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独立国家诞生以来，我国政府和这两国都发展了亲密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真诚地要求希望和期望它能继续下去。我们与印度、巴基斯坦两国人民都有许多友谊和共同利益的联系。这不仅表现在我们的属于政府方面的广泛计划，还表现在许多属于私人的计划和活动，特别是在卫生、教育和经济发展各个领域里。正如一周以前，在一个星期六，即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我曾对安理会说过，我现在还想把那个发言重复一下：

“根据我们和两国的亲密关系，我们深知成为今日冲突根源的那些问题的错综复杂性……。”

〔第一二三七次会议，第190段。〕

93. 我们今天在联合国对印—巴问题的态度仍然和过去一样，都是基于我们和两国的友好精神，以及我们对世界和平的深切关注。因此，我们和安理会全体理事国一样，对战斗扩大而使局势变得无比严重的情况，在第二一〇（一九六五）号决议中表示极大的关切。在安全理事会两次全体一致通过决议以后，全世界有权指望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尊重安理会的决议，这决议对双方都是十分公平的。

94. 这些决议所根据的共同信念是，两国分歧的和平解决只能在和平环境中实现，而不是靠敌对行动或暴力。当我们考虑到对这两个伟大国家和全世界都会带来真正灾难性的后果，目前停止战斗是非常必要的。正由于此，安理会请求秘书长尽一切可能努力使第二〇九（一九六五）号决议和第二一〇（一九六五）号决议生效，而这正是秘书长在他为次大陆谋求和平的使命中所已经做的。

95. 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秘书长说过：“……陷入危险的不仅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人民的命运。两国都和全世界事务的主流以特殊错综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第一二三九次会议，第17段。〕

96.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当

事国双方和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都不会看不出这个危险。安理会必须坚定而迅速地行动，所有真正献身于和平与安全以及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国家都必须倾听安理会的声音。

97. **赛杜先生**(法国)：我在对议程上项目发言之前想说，我国代表团看到我们的朋友里法伊先生离去，感到非常遗憾。他在安理会上曾占有显著地位。我的好几个同事都提到他的杰出的智力，崇高的思想，以及可以说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和他的意见及言谈联系在一起的道德上的威信。我的同事们和我都毫无保留地这样赞扬他。我们也钦佩他始终如一的殷勤周到，他的异常敏锐的外交感，他的信心的坚强，以及他发表意见时所表现过的勇气。

98. 自从通过了九月六日的第二一〇(一九六五)号决议以来，次大陆的战争从没有停止过。尽管秘书长作出了个人努力，而秘书长对于劝说双方倾听一下智慧的声音本来处于异常有利的地位，也许比任何人都更为有利，然而它们还是不断沿着危险的战争道路滑下去。这样的局势使人很不放心，并且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对联合国本身以及对世界和平都是有害的。

99. 我国代表团愿意响应已发出的呼声，即促使两国政府遵守最近九月四日和六日安理会所一致通过的第二〇九(一九六五)号决议和第二一〇(一九六五)号决议。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非常有力地重申这些决议，因为为了这两个伟大的友好的国家的利益，尽快地结束正在进行中的军事行动，是很有必要的。

100. 我国代表团认为，为此而必须采取的紧急行动的迫切性，并不能使安全理事会卸脱责任而不去十分密切注意近几周以来发展着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依我们看，我们辩论的目前阶段，不应当就此结束，至少应当打开通往讨论的大门，从而在可以希望取得合理结果的条件下，探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首先是关于克什米尔的解决方案。

101. 可是，我再说一下，任何合理的东西都不会从延长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战争中获得。现在该是两个阵营都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了。昨天和今天上午我们听了两个阵营杰出的发言人的话，既感到兴趣，又感到忧虑。

102. 这次我只想发表一些一般性的意见，我保留我在安理会讨论决议草案时再发言的权利。

103. **薛先生**(中国)：我国代表团也赞同大家对秘书长去印度和巴基斯坦谋求和平的使命所表示的感谢。秘书长为使安理会决议生效的努力虽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得到当事国的积极响应，我国代表团引以为慰的是，这次使命并非全无成果。

104. 秘书长所作的两个报告，对危险的局势作出了充分的说明。他所形成的看法以及提出的建议，应受到安理会的极其认真的考虑。秘书长发现，印巴双方都渴望在当前发生冲突的整个地区停止敌对行动。然而，在猜疑、恐惧以及情绪非常激动的气氛下，双方认为必须相互指控，却不肯干脆响应安全理事会的停火呼吁以及秘书长亲自作出的呼吁，这是并不奇怪的。这种情况使秘书长所执行的使命更为困难和复杂了。

105. 在这方面，说明这点才是公平的，正如刚才马来西亚代表指出的那样，印度确已向秘书长表示愿意接受单纯的停火。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提出接受停火要以某些措施为条件，而这些措施都是印方所不能接受的。结果战斗依旧激烈地进行，局势仍然严重。

106. 对维护和平与安全负有职责的安全理事会，显然不能回避它的职责。它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使印巴领导人都看到有走出死胡同的可能。

107. 秘书长在第一二三九次会上向安理会所作的报告[S/6686]建议可以援用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与第四十条使停火得到实施。这个措施到头来很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为了不仅维护安理会的威信，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有效制止尽管是局部性的、但很可能升级到危害世界和平的规模的这场战争，看来这是应该采取的合理步骤。

108. 我国代表团欢迎秘书长所作的上述建议以及其他建议，并乐于支持任何能导致一项可以实现有效停火的决议的倡议。因为，在目前严重的局势下，最终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首要前提乃是立即停火。

109. 克什米尔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已经十七年了。人们十分遗憾地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双方的态度似乎不断僵化。正是由于灵活性变得越来越小，目前的冲突才成为不可避免的。可是，我国代表团认为，目前的悲剧事件应当足以表明企图用武力解决争端是徒劳无益的。现在是改变态度的时候了。印巴双方的领导人需要尽可能宽宏大量来对克什米尔问题作出持久的解决。让化脓的伤口继续溃烂以致不可救药，那是无异于自杀的。

110. 印度代表在昨天安理会会议上发言时，提及我国共产党人利用此次印巴间兄弟互相残杀的战争，威胁着要进行干涉。我借此机会十分强调地声明，北平一伙人的好战行为与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111. 中国与印度作为友好邻国相处已数千年之久，彼此之间关系的特点是相互尊重和文化合作。许多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艺术家及僧侣互相访问。这两个邻国的人民从不曾，我要重复一遍，从不曾有过一次兵戎相见。当我听到印度代表在发言中有的地方提到中国大陆上的共产党人利用当前次大陆的冲突来对印度进行威胁时，我感到十分难过。这是中共政权侵略成性的又一例证。非常明显，倘若印度与巴基斯坦仍继续陷在死人流血的战斗里，不但在克什米尔，而且在次大陆上，最后的胜利者既不会是印度，也不会是巴基斯坦，而是北平所代表的邪恶势力。

112. 我结束发言前，愿借此机会向即将和我们告别的约旦的里法伊大使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定会异常怀念他。我们会怀念他的智慧。但我们祝愿他到处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13.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今天安理会又在令人不安的情况下召开会议，这时候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武装冲突继续扩大，局势越来越危急。

114. 在克什米尔开始的两国敌对行动，正逐日蔓延，把更多地区卷入，双方参加的武装部队人员也不断增多。所遭受的损失是很大的，而且不仅限于武装部队；和平居民也经受着痛苦的考验。不仅军事地区，还有远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内地的城市，包括两国的首都，都成为空袭的目标。

115. 武装冲突的扩展使得由美帝国主义在越南

的侵略所产生的南亚和东南亚已经紧张的局势更加恶化，并进一步增加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116. 很明显，这种事态发展绝不符合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或整个亚洲人民的利益。它对国际安全充满着凶险的威胁，并给世界和平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害。非常清楚，印度与巴基斯坦武装冲突，只有利于某些势力，它企图使自己从殖民枷锁解放出来的各国分裂不和。同样非常清楚，这一冲突继续下去，只有利于推行分裂各国民众的罪恶政策以实现其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目的的那些势力。

117. 因此，每个珍爱和平事业的人，自然都应对发起万隆会议的亚洲两个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上发生的悲剧性的转化，表示正当的关注。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武装冲突，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清楚地表示了它们的关注。我们知道，一些政治家已经呼吁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和用和平方法解决印巴之间的武装冲突。

118. 作为对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负主要责任的联合国机构，而履行其重大任务的安全理事会，也通过了第二〇九(一九六五)号决议和第二一〇(一九六五)号决议，号召作战双方在发生冲突的各地区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将全部武装人员迅速撤回到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以前各自保持的位置。

119. 我们知道，秘书长正是抱着上述的同样目的，曾按照安理会决定作出了努力。他的努力反映在他的报告中[S/6683 和 S/6686]。这些报告表明，事件的变化是极端令人不安的，迫切需要安理会立即采取措施。

120. 我们今天在安理会上听到关于秘书长在其光荣重要的使命过程中所采取的步骤的意见，我们清楚地看到，安理会必须作出进一步的有效努力以便获得明确的解决办法。

121. 我们知道，报告中指出：秘书长在执行安理会委托给他的任务中，曾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命令在所有冲突地区无条件停火，并停止所有敌对行动。战斗双方的立场已在印巴两国政府来信中提出，双方的立场十分清楚。

122.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五日收到的并被秘书长

在报告中所引用的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先生对这个呼吁的复信中特别说到：

“如同我已向你转达了的，我重申当你能向我证实巴基斯坦政府已同意也这样做时，我愿意按照你的建议，命令单纯的停火及停止敌对行动。”〔见 S/6683, 第 11 段。〕

123. 秘书长的报告也引用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六日收到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先生的复信。其内容如下：

“我们原则上同意停止战斗……，然而，只有在停火以后接着采取能导致持久的、体面的解决问题的步骤，以便防止目前威胁次大陆的这场灾难再次发生，停火才有意义。为了取得这样的解决办法，必须逐渐建立能导致最终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有效机构和程序。”〔同上，第 14 段。〕

124. 应当特别强调，在整个一系列国际步骤中已反映出这一认识，即有必要立即结束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目前的武装冲突，这样做对于和平事业是极端重要的。安理会也在其决定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这一点，这些决定极为重要，并且必须执行。

125. 苏联坚定不移地把维护世界和平摆在首要地位，它曾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武装冲突表示深切的关注。苏联领导人已经一再明确地表示，我们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现在发生的事情远非漠不关心。

126.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和印度是通过友谊联结在一起的，而这种友谊现在已成为传统了。苏联对印度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对它的致力于和平共处与不结盟原则，对它的民族自由及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的原则，表示赞扬。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我国已经做了不少事情帮助印度朋友沿着和平进步及巩固国家独立的道路前进。

127. 同时，我们也赞成与巴基斯坦发展睦邻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对我们两国都是有利的。因此苏联已经多次满意地注意到，我们的这些努力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的理解。

128. 以上一切说明，为什么我们对印度和巴基

斯坦之间目前的武装冲突的关心，只是表达了我们作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人民的朋友所感到的真诚无私的心情，以及为什么我们渴望两国之间恢复和平。同时，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个冲突引起我们关心也是由于敌对行为发生于紧靠苏联边境的地区。

129. 苏联对于安理会审议中问题的态度，是决定于我国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总路线，也是决定于我们这一深刻的信念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不管其起因是什么，都应该用和平的方法以及谈判来解决。除此别无其他解决冲突的办法。

130.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给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的信〔S/6685〕中指出过：苏联政府已经表示过愿意对这问题进行斡旋，当然要以双方都有这种愿望为条件。

131. 我愿再提醒一次，苏联坚决表示，支持这一地区和平的加强。大家知道，苏联政府已经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将各自的部队撤回到冲突发生前各方所保持的位置。因此，苏联支持这个试图达到上述目标的安全理事会决议。

132. 在当前情况下，全部注意力须集中到贯彻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必要性以及严格遵从它的决定这两点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立即停止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敌对行动，结束流血。震耳欲聋的大炮咆哮声和轰炸声正在阻碍着谈判。好战心理和激动情感对理智有极大的危害性，它不会向我们提供好的主意。在武装冲突的气氛中，要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问题的解决对促成两国间的睦邻关系是最必需的。

133. 不用说，能够而且应当解决当前冲突的首先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本身。联合国宪章和万隆原则要求两国的领导人必须表现出政治智慧并且要克制和具有善意。

134. 同样明显的是，在印巴冲突所造成的局势中，不少事情也取决于另一些国家。企图利用这个冲突为自己渔利，不顾被杀害的无辜人民的命运，甚至煽风点火，从中挑拨，这一切都只能使事情更糟，使战火更加蔓延。这种态度异常危险！它会使冲突扩大

化，把许多国家陆续卷进去，带来从中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135. 苏联代表团感到有必要强调：在当前情况下，包括安理会理事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努力，都应当集中于这一首要的和迫切的任务上，即结束流血和恢复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和平。这对于安全理事会是一项重大的和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局势一经恢复正常，当事国双方就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万隆原则精神就和平解决目前分歧的问题进入谈判。

136. 主席：我请印度代表发言。

137. **查格拉先生**(印度)：主席先生，由于时间已晚，并且你表示了值得称许的愿望，要使安全理事会本届会议结束时有一个可促成和平事业的最后结果，所以我发言将尽量简短。

138. 我要指出，这场战争现在已经有了新的规模。我们接到的最新报道非常令人不安。中国军队正在我们边界上集结。他们已经在四个点上试图侵入，并摆好架势，要在我于第一二三九次会议上提到的最后通牒期满时，就立即进行一次进犯或大规模攻击。最后通牒明天就满期。我可以在安理会理事国面前这样冒昧地说，如果安理会把我们边界上这个新的动乱只看成与印度和中国有关，那么，它将会犯严重的错误。我愿向安理会证明，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是印巴冲突的扩展。

139. 巴基斯坦代表温文尔雅地否认了我昨天所说的中国与巴基斯坦互相勾结。但不幸的是：事实十分清楚，不容许对我昨天的指控那样斯文地加以抹煞。

140. 让我来引用巴基斯坦政府几位高级官员的一些话吧。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国家的元首阿尤布·汗总统在一九六一年七月通过美国广播公司发表了电视谈话，他毫不犹豫地向其他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推荐中国的政体。他对南亚和东南亚某些国家同印度有友好关系的看法表示怀疑，提出了那些国家是否将会感到更为安全的问题。“事实上”，他说，“它们将在别处寻求保护，我相信它们将在中国的政体下找到保护。”他坚持说：如果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得到了发展，亚洲其他国家很难把印度看成是令人安心的范例，倒会

对印度日益增长的力量感到不安，并且由于恐惧，可能寻求中国愿意给予的保护。

141. 周恩来总理在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对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发表的声明中透露，巴基斯坦领导人在一九五四年，请注意是一九五四年，向他保证说，巴基斯坦参加西方军事同盟只是为了在政治和军事上比印度占优势，并说，“巴基斯坦参加这些公约更无别的动机”。

142.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先生一九六三年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开始对外政策辩论时声称：万一与印度发生战争，巴基斯坦不会是孤立的；它将得到亚洲最强大的国家的援助。

143. 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南汉宸先生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为了打败侵略者，我们必须在军事上，经济上和财政上加强自己”。他又说：“一旦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发生战争，中国一定会支持巴基斯坦而不支持印度。”

144. 此外，我们还在报纸上看到周恩来先生和中华共和国副主席最近访问巴基斯坦的消息；你们一定会注意到中国是反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停止敌对行动的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中国谴责安全理事会的活动；它称之为帝国主义机构。中国谴责秘书长的和平使命，说他是帝国主义者的帮闲。这一切有其很明显的理由。中国正在利用巴基斯坦打印度。中国全部政策在于破坏印度的经济，分裂这个国家，因为中国明白印度是亚洲唯一能抵抗中国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所以，象巴基斯坦代表说的那些话是毫无意义的，说什么“我们跟中国两不相干；我们和中国没有互相勾结；我们是在单独同印度作战”。

145. 现在我来谈谈克什米尔问题。我不想考证历史。我在牛津大学学过历史，非常爱好历史。但是，历史应该留在适当的时候讲。因此，关于克什米尔，我所要说的一切，我去年参与辩论时已经说得够详细了。可是，我得阐明我关于克什米尔的立场。我不想使安理会误解我国政府有关克什米尔的态度，我也不想让巴基斯坦代表产生任何误解。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印度联邦的一个单位；我们决不允许我们的联邦分裂。克什米尔脱离印度意味着

分裂我们的印度联邦。这种分裂和印度任何其他部分从印度脱离引起的分裂是具有同样意义的。所以就关于克什米尔的立场而论，印度政府的代表已经多次说明。并且正如我说过的，我本人在上次会议上也清楚而明确地对它作了阐述。

146. 十分奇怪的是，巴基斯坦代表竟把克什米尔人民称做巴基斯坦人的“亲戚”。这是奇谈怪论。为什么他们是巴基斯坦人的亲戚呢？是否仅仅因为克什米尔大部分人民恰好是伊斯兰教徒？印度有五千万伊斯兰教徒。我想巴基斯坦下一次将会提出：他们有五千万亲戚在印度，所以，他们有权为解放在印度暴政下发出呻吟的这些人而侵入印度，正如同巴基斯坦代表提出过：克什米尔人民正在印度暴政下发出呻吟。

147. 我要引用一下布托先生在九月十五日广播里面意味深长的讲话：“克什米尔如不实行自决，巴基斯坦决不会是完整的。这是次大陆伊斯兰教徒的要求。”

148. 我对这个讲话发表两点意见。还在巴基斯坦所要求的公民投票未举行之前，还在克什米尔人民未曾如布托先生所期望的那样表示他们的决心之前，布托先生已经拿定了主意：克什米尔必须属于巴基斯坦，因为依他看来，克什米尔如不实行自决，巴基斯坦决不会是完整的。所以，依他看来，克什米尔自决意味着克什米尔归属巴基斯坦。

149. 还有一个奇怪的说法是：说这是次大陆伊斯兰教徒的要求。我无意冒犯布托先生，我只想问问：是谁封他为次大陆伊斯兰教徒的代言人的？依他看来，这不仅是巴基斯坦人民的要求，而且是印度伊斯兰教徒的要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可以向安理会证实：在印度已经举行了千百次伊斯兰教徒集会，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支持印度政府。印度在对抗巴基斯坦侵略的斗争中，以及关于克什米尔是印度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采取的态度，是团结一致的。关于克什米尔，在印度，并不存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问题。所有的印度人，不论他们是印度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或佛教徒，都同意这一点：克什米尔是印度联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我已经说过了，是印度联邦的构成单位。

150. 巴基斯坦代表也谈到有争议的地区问题。他总是企图为己被控诉的侵略罪行开脱，推委说巴基斯坦部队进入的是克什米尔有争议的地区。我不明白这个措辞。克什米尔怎么成了有争议的地区呢？只要查看安理会的决议，便会十分清楚，印度对克什米尔的防务及安全负有责任，我们的军队驻扎在那里是得到安理会的同意和批准的。即使说有争议，那也只是在公民投票问题上。但是，目前就这个地区而言，其主权在法律上及宪法上，都属于印度所有。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根据安理会这个庄严组织的会议记录向安理会证明，情况确是如此；可是我不想在这一点上多费口舌。然而，我想明确指出，克什米尔不是有争议的地区。它是印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因为我们这样说，而且因为根据法律和宪法，按照安理会的决议它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51. 巴基斯坦代表指控我们违反了有关举行公民投票的国际协定。我以为这恰巧弄颠倒了。有人似乎忘记是我们来向安全理事会控告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侵略的。我们是原告。巴基斯坦是被告。安理会已经要求巴基斯坦停止它的侵略，撤退它的军队。直到今天，它并没有执行。如果国际协定受到了破坏，那是巴基斯坦干的；它从一九四八年就开始就这样干，一直到现在。

152. 我不想谈巴基斯坦侵略的问题。这已经被秘书长的报告和马来西亚代表有力的发言所证实了。但是，还不止于此。巴基斯坦并不讳言，它破坏了停火线。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巴基斯坦承认，它并不尊重停火线。照巴基斯坦的看法，停火线已经不存在了。但只要我们翻看一下所提到的早在一九四八年或一九四九年就通过的决议，我们便会明白，通过安全理事会和巴基斯坦达成的所有协定都是以停火线保持完整和不受侵犯为基础的。如果巴基斯坦说停火线已经不存在的话，那么，安理会的决议——我曾在去年〔第一〇八八次会议，第33段〕说过它是过时了——不仅过时了，而且完结了。

153. 巴基斯坦代表对印度的少数民族表示十分关怀。我以为他这样关怀他们大可不必。他们非常幸福，享受着自由公民的一切权利，他们的一切基本权都得到保障。由于我说巴基斯坦是一个宗教国家，巴

基斯坦代表就指责我。他忘了他的国家的宪法。巴基斯坦宪法规定，只有伊斯兰教徒才能当巴基斯坦总统。印度的宪法是对种族或宗教不分畛域。巴基斯坦代表也忘记了在他的国家里并没有真正的议会制度，没有直接选举。即使有民主的话，民主的职能也很微弱，而且是大大变样了。

154. 关于停火问题，根据安理会全体代表的发言，我想现在大家都清楚，我们已经无条件接受停火。印度总理的信是清楚的，毫不含糊的。我们拒绝把克什米尔问题和停火问题联在一起。相反，阿尤布·汗总统却坚持把这个问题和停止敌对行动联系起来，而这一立场又为巴基斯坦代表所反复强调。我要求巴基斯坦代表现在即席明确说出他是否准备无条件地接受停火。我在这儿重复一下我国总理说过的话：我准备当场、立刻、无条件地接受停火。巴基斯坦代表是不是也准备这样说？如果他不，我要求你，主席先生，我要求安全理事会代表们在起草决议的时候要区别以上两种立场，不要把我们等量齐观，混为一谈，放在同样的地位。

155. 巴基斯坦代表说，他反对根据宪章第四十条对他采取任何措施。为什么？难道他不想停火？难道他不是由于中国现在来援助他而对自己很有信心吗？这就又暴露出一种不利于和平，不利于停止敌对行动的态度。

156. 目前情况严重。局势越来越严重。战争在扩大和升级。但是，就我们来说，我们准备全力帮助安全理事会使敌对行动停止。

157. 我不想要诸位用很大的耐心听我逐条驳斥巴基斯坦代表，因为那就太花时间了。但这不应该被理解为我同意他说的每一条。如果有时间，我本可以对他的话一一驳斥。不过他有一条发言不得不驳斥。这个谎话我一定要揭穿。

158. 巴基斯坦代表说，我们轰炸了叫做巴塔马洛的地方的平民。情形是这样的。大约在射击开始时，自由克什米尔广播电台发出叫嚣，号召所谓自由战士在重要政府机构所在的地区放火，如邦秘书厅大厦，邦武装警察总署以及附近的供应堆栈及代理事务所。当天晚上晚些时候和第二天早上，巴基斯坦广播

电台得意地宣布，自由战士把巴塔马洛重要政府机构所在的地区烧了。第二天早上巴基斯坦时报发布同样消息如下：

“斯利那加的邦政府大厦起火了。穆扎希德人”——这是巴基斯坦派遣越过停火线的人——“活跃在市中心。占领了邦首府使它与外界联系断绝。好几百印度人在零星战斗中被消灭。”

159. 同一家报纸还专门报道这次的纵火：

“自由战士昨天在离斯利那加三哩远的巴塔马洛烧毁了许多政府大厦，并且在市中心挖壕固守。据全印广播电台报道，大火持续了七个小时。”

160. 坐在象这样负责的机构议席上的巴基斯坦代表竟指责我们在那地方放火。我刚才所宣读的都是巴基斯坦自己的报纸，他们自己的广播和他们自己高级官员的话。

161. 现在，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们每次来到这里，巴基斯坦总是谈到克什米尔的“起义”。在今天早晨出版的英国一家主要报纸卫报上，记者唐纳德·切斯沃思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最近一个假日，我应邀到克什米尔去，在斯利那加一条住家船上度假，星期天回到新德里，在这次动乱中，我大部分时间在克什米尔河谷上。

“巴基斯坦宣称，一次与巴基斯坦毫无关系的人民起义是这次武装冲突的根源。但任何时候，我都不曾遇到自发的或非自发的克什米尔起义的迹象。”

162. 但并不止于此。世界上最负责可靠的报纸之一伦敦泰晤士报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登载该报驻印度记者通讯中说：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印度这一方”——在克什米尔的印度这一方——“象巴基斯坦广播电台所宣布的那样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63. 主席知道巴尔的摩太阳报是美国一家很负责可靠的报纸，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二日该报记者访问斯利那加的一篇报道中说：

“本市或附近都看不到任何迹象可以证实巴

基斯坦所报道的反对印度的人民起义或对人民的镇压措施。”

164. 悉尼每日电讯报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三日，在专栏作家埃默里·巴克斯写的一篇文章中说：

“不论克什米尔这个老问题的根本是非如何，巴基斯坦声称当前那里的武装冲突纯粹是反对印度的内部叛乱，是言过其实。”

165. 英国广播公司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六日电视中说：“无疑地他们指望得到当地的大大力支持”——他们指巴基斯坦人——“也许指望一次人民起义，但是这种起义并未发生……”。

166. 这证实了我在第一二三九次会议上所说的，巴基斯坦所抱的宏图是克什米尔人民举行起义，他们就正好趁此占领克什米尔。可是请允许我说，而在这点上我完全同意我的朋友马来西亚代表所曾说过的：如果巴基斯坦可以用刀枪来取得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取得一次公民投票，那么，对安全理事会，对国际关系，对国际和平，都将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说这是讹诈。你侵略一个国家，你在这个国家里制造恐怖，你轰炸平民，你肆意为所欲为，而后你回过头来说：我同意停火，只要你们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并在克什米尔进行公民投票。那并不是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解决国际问题是另有方法的。

167. 最后，我想再次表示我国政府渴望结束这次战争。这次战争是可以依照体面的条件来结束的。但是我不理解“原则上停火”这种说法。那是什么意思？要么停火，要么不停火。巴基斯坦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应该停止战斗，而他们将一直战斗到克什米尔问题获得解决为止？“原则上停火”是什么意思呢？“停火”是要拿出事实的。它意味着双方军队放下他们的武器，停止相互射击。可是按照巴基斯坦看，我们应当放下武器，停止射击，而他们则一直射击到他们的原则得到承认为止。这不是我对停火的理解，也不是我们总理的理解。当我们无保留地说我们无条件地接受单纯的停火时，我们是心口如一的。但当阿尤布·汗总统回答秘书长时，他谈的是“原则上停火”，这就是巴基斯坦代表重唱的调子。

168. 我说这是两个国家所持的两种不同的态

度。当你们讨论决议时，我请你们记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169. **阿卡先生**(象牙海岸)：当安理会正在讨论问题的这一时刻，全世界都处于苦闷不安中，这是稍有失误便会给国际和平及整个人类带来难预测的后果的时刻。在其历史中一直赢得我们的同情和友谊的两个伟大国家，印度与巴基斯坦，现在正发生武装冲突。

170.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S/6651]中已指出，使我们在这儿集会的问题的根源是错综复杂和由来已久的。我们认为双方所提出的论点在原则上同样值得尊重，应受到安理会的注意。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当偏激情绪、怨恨和暴力在这两个友好的国家里占上风时，不管引证的是什么论点，安理会都无法用和平手段来帮助解决印巴之间的争端。

171. 因此，我国代表团强烈地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重新向双方呼吁立即停火。同时，我们乐于参加代表们提出的旨在达到这一结果的任何倡议，而这一结果在全体代表的心目中，必须是解决当前局势的第一步。

172. 在提出这几点初步意见的时候，我要求保留我国代表团在适当时机就这一问题的实质进行发言的权利。

欢送约旦代表里法伊先生

173. **主席**：我的名单上已没有其他登记要发言的人。在结束这次会议之前，我想就今天在这儿已作过的一些关于我们的同事约旦里法伊大使的发言补充几句。我遗憾地获悉，他已结束他作为约旦派驻联合国的常驻代表的使命，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回约旦了。在他还没有离开我们之前，我愿说一说关于他的话，尽管我知道无论我要说什么，我都不可能充分表达出他在联合国这些年来所赢得的全部友谊和敬意。作为安全理事会最新的一个代表，我也许不配说这些话。但根据安理会的规章，我是主席，因此我就不揣冒昧地代表安理会发言。我不仅是以安理会主席的身份，而且也根据我个人了解和交往冒昧发言。我一来到纽约这里，人们就对我提起里法伊大使。他们谈到他的

智慧和见识，谈到他作为外交家和国际政治活动家的才干，这不是一个贬义词；也许，在这个圈子里用的是“政治家”，就这个词的最崇高的意义而言。他们谈到他在与他相处的所有人当中所产生的信用与信任。他们称他为诗人。最后，在某些方面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谈到他的人道精神，称他为朋友。

174. 由于最近几周的事态重要进展而得到加强的我在这儿的有限体验，证实了我的同事的话和意见。我谨追随比我更早认识他的各位之后，也向他表达我的敬意、尊重和友爱。我个人将不会忘记九月四日我刚接任安理会主席时，他的非常关切的欢迎词。

175. 当我表示感谢约旦大使对联合国工作的重大的贡献时，我知道我发言是代表安理会议席上的全体同事，同时我相信，也代表联合国全体代表。我们祝愿他在今后工作中无往而不胜利。

176. **里法伊先生**(约旦)：主席先生，在我向安理会告别的时候，你和我最亲爱的朋友和同事马来西亚、法国和中国大使以及安理会其他朋友和同事几天来在这次会上对我作了热情友好的颂扬，使我十分感动。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出席安理会的会议，请允许我说几句话。

177. 当我代表我国出席安全理事会时，我就感到了这个职位责任的重大。我意识到，对于国家如同对于个人一样，伟大之处完全在于作出坚定不移的努力，使远大志向越出条件限制，使原则问题高于利害关系，不管这种努力能否成功。

178. 在我看来，对于希望取得这个议席的人，

这个席位是一种挑战。如果说我取得了任何成就，那都应该归功于安理会。如果说我要对什么人表示感激，那就应该感谢安理会的诸位代表。主席先生，你是一个有地位和名望的人，承蒙你对我的卑微工作说了这番客气话。对你和安理会诸位代表所给予的荣誉，我感激不尽。最好的感谢便是一个对和平事业具有坚强信念的人的祈祷，祈祷联合国长存，祈祷那些志士们在他们作为联合国代表这个工作上取得成功。这就是我现在要作的祈祷。

179. 我将非常怀念安理会朋友，对这些朋友给予我的鼓励，我衷心感谢。谢谢诸位，再见。

主 席 发 言

180. **主席：**安理会的代表们都希望再安排时间，让他们就安理会将要采取的行动的确实性质征求本国政府意见。为此，我提议安全理事会今夜休会。

181. 由于局势紧急，我建议安理会的代表们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以前来到本会会议厅，以便尽快地完成最后的磋商。一旦磋商结束，我就提议召开安理会，好让我们能够迅速行动。

182. 如果大家同意这个程序，我们就照此办理。要是没有异议，我提议按以下程序进行：上午十时三十分在这里召开非正式会议，然后再根据在磋商中提出的有利和适当的时间召开安理会正式会议。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六时四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